

生

东方语文学系接待

五月九日星期三下

的是：

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所研究員
鍾書

鈞算以
偶然錄

雪因記

人生边上

钱锺书、杨绛档案

钱锺书 杨 绛 等著

文化昆仑——钱锺书

随遇而作——杨 绛



香港《明报月刊》

首次公开，新近解密！

新鲜史料，独特视角！

金庸 顾问主编

人生边上

钱锺书、杨绛档案

钱锺书 杨 绛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边上：钱锺书、杨绛档案 / 钱锺书，杨绛等著。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705-0028-4

I. ①人… II. ①钱… ②杨… III. ①钱钟书 (1910-1998)

— 纪念文集 ②杨绛 (1911-2016) — 纪念文集 IV. ①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8240 号

人生边上：钱锺书、杨绛档案

RENSHENG BIANSHANG QIANZHONGSHU YANGJIANG DANGAN

钱锺书 杨 绛 等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720mm×1000mm 16 开本 18 印张 260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705-0028-4

定价：45.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05996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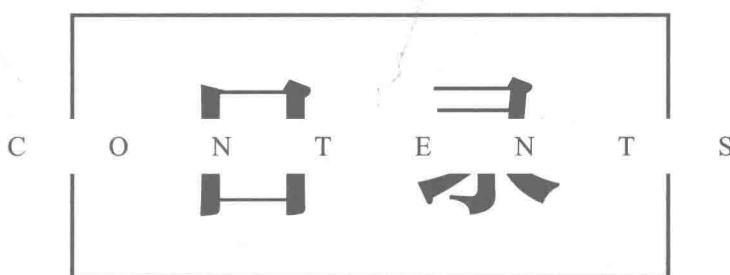
电话: 0791-86705993 lib.ahu.edu.cn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记 -02-2018-23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部分 文化昆仑 钱锺书

印象

他曾向“右派”分子走过来……——我印象中的钱锺书先生	003
钱锺书近况	006
钱锺书京都座谈记	011
我所认识的钱锺书	017
《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锺书先生	023

掌故

钱锺书妙对戏黄裳	037
钱濮“公案”——钱锺书打人、杨绛咬人	041
驳方丹先生的谣言——杨绛文章说明我们不是造反派	050
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及遗稿	053
不敢见钱先生	061
附录 记录钱锺书先生的最后瞬间	064
钱锺书奇书臧否名人轶事	067
钱锺书引用的美国俏皮话	069

文论与访谈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071
钱锺书先生访问记.....	076
附录 钱锺书先生唯一的一篇访问记.....	082

小说选读

《围城》第七章节选.....	085
----------------	-----

追念

向“钱”看，钟爱书.....	094
怀念钱锺书先生.....	098
北向之痛——悼念钱锺书先生.....	104
寻找钱锺书.....	111
一本刚刚翻开的大书——追忆钱锺书先生.....	116

评述

钱锺书与杨绛透视.....	121
附录 钱锺书百年诞辰志.....	124
新儒林外史——悦读钱锺书的文学创作.....	128
钱锺书“改变”了东西方文学——无锡钱锺书纪念馆参观记.....	142
同情与惋惜——《中国第一才子钱锺书》序.....	148
一九七八年的钱锺书.....	153
钱锺书沉默有罪吗.....	159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的分析.....	162
钱锺书的生平与著述.....	170

附录

钱锺书经典语录.....	182
钱锺书生平与创作大事简表.....	187



第二部分 随遇而作 杨绛

印象

四访三里河——记杨绛先生.....	197
她在练八段锦.....	203
一起走过的日子——遥贺杨绛先生一百零四岁诞辰.....	206
夫唱妇随——钱锺书和杨绛的两则故事.....	212
有关英译《干校六记》.....	219
第一个没有钱锺书相伴的年头——杨绛在一九九九年.....	221

文本

艺术是克服困难——读《红楼梦》管窥.....	230
附录 杨绛提到《明报月刊》.....	237

追念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怀念杨绛先生.....	238
忆明事理拒张扬的慈祥老人.....	243
最后的岁月.....	251

评说

杨绛作品掠影.....	253
杨绛和法塔.....	258
运动记愧.....	261
隐身串门子.....	264
杨绛的启示.....	266
充盈亲情和忧伤的《我们仨》——杨绛的深情“寻找”.....	269

附录

杨绛经典语录.....	271
-------------	-----

第一
部分

文化昆仑

钱鍾书

印 象

他曾向“右派”分子走过来…… ——我印象中的钱锺书先生

文洁若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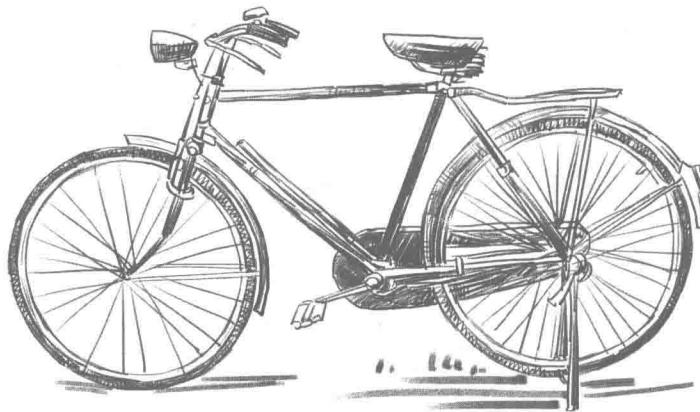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月，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凛冽的寒风中，钱锺书跟萧乾这样一个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右派”，在街头长谈了一刻钟……

刚才从广播中惊悉钱锺书先生已于十二月十九日逝世，使病中的萧乾和我沉浸在深切的悲哀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萧乾和钱先生一道参加过一套英国丛书的编委会。早在四十年代初我就听姐姐们谈起过钱先生。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我大姐和三姐在东京圣心女子学校攻读英语。三姐的同窗孙探薇（后来她与萧乾《大公报》时代的老同事朱启平结了婚）于我们回国后，继续在圣心读到毕业。接着，她回到上海“孤岛”，就读于震旦大学，师从钱锺书。她对钱先生的渊博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钱先生的领导下做过几年《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的黄爱（雨石）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谈起，有一次钱先生到西单一家旧书店去，书架上陈列的古书，他无一不能说出内容。

一九五八年四月，萧乾被错划成“右派”而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去劳动。五九年国庆节我去探望过他一次。转年春节，他被批准回京探亲，自是喜出望外。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要他到过去的顶头上司家去拜访，结果讨了个没趣。其实我也太天真了。“反右”斗争后，我依然在外交部做编辑工作，没觉得自己受到歧视。近几年读了一些作品，才知道我们那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的做法，算是最文明的了。而不少“右派”家属受的压力太大，有的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萧乾碰了一鼻子灰，浑身发抖，怕出车祸，连车都不敢骑了，便推着他那辆旧自行车穿过西总布胡同，准备到文联大楼去。他戴上“右派”帽子后，工资早已停发。每月除了在农场领二十六元生活津贴外，另由文联大楼财务科发四十元家属津贴。我对他说：“这个月的津贴，你自己去领一下才好。因为这是你和北京原单位唯一的一点联系了。”



萧乾推着旧自行车，见钱先生迎面而来，就急忙扭过头去，岂料钱先生热情地大声招呼……

快要踱到金鱼胡同西口时，只见钱锺书先生迎面健步走来。他当时住在坐落于干面胡同的社科院宿舍，大概是到王府井去办什么事，正在回家

的路上。三十年代中叶，萧乾在上海期间，曾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过杨绛的作品。他还费了点周折，把稿费转给偕同钱锺书正在英国深造的杨绛。萧乾旅英七年回国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间，虽与他们伉俪同在上海，并且时而在各种场合见见面，但谈不上有什么私交。这次他回京探亲，最怕与熟人相遇，就急忙扭过头去，假装没认出他来。岂料钱先生匆匆赶过来，热情地大声招呼他道：“哎呀，萧乾兄！好久不见啦！”

在北京凛冽的寒风中，他们两个人伫立街头，足足聊了一刻钟。主要是钱先生谈，萧乾倾听。当时那可是北京首屈一指的繁华地带，又在节下，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谁都知道，那年月要是给什么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但钱先生亲切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将近四十年来，萧乾讲给我听的这桩往事不断地萦回在我的脑际。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中，跟像萧乾这样一个被打成“贱民”者在街头交谈，是需要点勇气的。此事说明钱锺书先生不仅是一位睿智的学者，还是一位坦荡荡的君子。

钱锺书先生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明报月刊》1999年第2期)

钱钟书近况

陈言 文

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近年来拒见任何访客，而一向极在乎自己作品的他，最近同意出版《钱钟书集》实为难得。

在当今大陆，钱钟书是外界公认的最难接近的学者。许多传媒工作者和读者费尽心思也无法见他一面。特别是自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栏目《东方时空》的《东方之子》专题几年来多次找钱钟书联系都未能如愿采访后，钱钟书这个名字变得更加神秘，他“逃名如逃役”的名声也就更加响亮了。

与杨绛相濡以沫

不过，钱钟书不与外界接触恐怕除了个人性格使然外，健康状况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很多人都知道，钱钟书从前年起就因为身体状况欠佳而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职，之后就一直住在医院里直至去世。他跟外界如出版社之类的联系都必须由他人代劳。前段时间北京的小报上曾经报道了钱钟书的一些情况，说他在医院里仍然不失学者风度和作家风采，对身边的医生和护士都很客气，还经常说些笑话。所以京城一度流传着“钱钟书先生健康状况有所好转”的说法。对此钱钟书所在单位中国社科院不置可否。但有人肯定地表示，钱钟书的思路依然非常清晰，为常人所不及。

钱钟书一九一〇年出生，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他是中国政府重点保护

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前几年钱锺书的住房就被调换成部长级别，可以随时要车。据说治他的病所用的仪器是最高级的，全国总共只有三台。

钱锺书和夫人杨绛的伉俪情深、相濡以沫是很出名的，在杨绛的散文集《干校六记》里也有不少反映。据有关人士透露，钱锺书住院后，杨绛一直要求住进病房陪护，但因她自己身体也不好，经不起日夜劳累而被众人劝阻。

为了满足她亲自照顾丈夫的愿望，社科院每天派一部专车接送杨绛到医院，陪钱锺书聊天，喂他进食。

由于钱锺书病情反复，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吃流食。他又不大喜欢医院里的流食的味道。杨绛就每天在家里给钱锺书做好吃的，带到医院。杨绛有时因为身体欠佳不能来医院，钱锺书就会显得相当紧张，连声追问杨绛的消息。这份感情让身边的医护人士都非常感动。

钱锺书以前当社科院副院长时就有“不开会，不看文件”的习惯，退休后又加了一条：“不拆信”。每天他都会收到大量的海内外来信——除求见之外，还有要求签名、题词、作序，或是什么组织邀请其挂名的，钱锺书一概不看，通常是由夫人杨绛翻翻。

钱锺书的生活圈子很小，只有少数亲友可以登堂入室，现在病中就更少人可以见他。这些人自然都是可以守口如瓶之辈，所以钱锺书的生活对于公众来说非常神秘，海内外讹传极多。钱锺书又不喜欢出来澄清，孰真孰假，难于分辨，故凡未求证确实的消息，本文一律不载。

《石语》之出绝无仅有

钱锺书一向有“惜名如金”之誉。他的著作出版事项，若非亲力亲为，通常协助者也只限于夫人杨绛和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书的女儿钱瑗。



杨绛的笔触也是低调和客观的



“顽皮”的钱锺书

据说为此钱瑗还推辞了担任北师大的领导职务。

同时，钱锺书对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也颇在意。当年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围城》传闻是因为导演黄蜀芹手持其父、著名戏剧家黄佐临的亲笔信见钱，而黄佐临当年在“孤岛”上海，曾预支稿费排演杨绛的《称心如意》等话剧，对杨绛有“恩”，黄蜀芹才得以取得《围城》的改编权。

在其后由钱锺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名起诉魏人《围城大结局》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围城〉汇校本》的两桩著作权案，也可以看出钱锺书对自己作品的在乎程度。

事实上，自从《管锥编》之后，钱锺书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新作问世。即使是《管锥编》，从写作到出版，也用了至少二十年时间，反复推敲、润色而成。据说“文革”后，钱锺书都仍然不太愿意就此出版《管锥编》，最后由当时中央主管文化工作的胡乔木亲自过问，该书才终于付梓。

其后的十余年中，除了重印了早年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以及把多年诗作结集为《槐聚诗存》出版外，钱锺书一直没什么大的动静。

然而在今年，钱锺书一下子又成了海内外读书界的热点。首先是钱锺书早年亲笔记载的与国学前辈陈衍（石遗）的谈话录《石语》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谈话录通篇用文言写成，连同《前言》和影印的钱锺书手迹全文，整本书也不足五十页。这样短的篇幅出一本书，是出版界近年绝无仅有的一事。由此可见钱锺书在当今学界的地位。

《石语》面世后反应较大，读书人个个争瞻。陈衍在与钱锺书的谈话

中品评当时人物如林纾、严复等，臧否之间毫不容情。钱锺书当时年仅二十五，但已能与陈衍侃侃对谈，曾获陈衍“世兄好记性”等赞语。当此晚清民初学术史大热之际，这本书可算得是适得其时。有说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去逛书店，逛了半天，最后只买了一本《石语》。

但也有人将此书与前段时间的《槐聚诗存》联系起来，认为钱锺书现在喜出旧作，除老年人喜欢忆旧外，也是其年高才尽的表现。对此钱锺书的一些后辈持不同意见。据有关人士透露，钱锺书在入院前还一直写作不辍，并且有报纸称，钱锺书幼承家学，长游西欧，实在是当代难得的学贯中西的人物，现有他的名著如《谈艺录》《管锥编》等都是属于国学研究，有人推测他在西学方面也应有不少文稿积累，只不过鉴于钱锺书精益求精的习惯，不肯遽尔出之而已。更有与钱锺书相熟的学者称钱一直对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哲学、文学颇感兴趣，对当前国外的最新学术态度也非常关注，“对新理论的把握，决不在少壮派之下”。

期待《钱锺书集》出版

正当大家尚在争论不休之际，北京又传出消息：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和社会科学出版社将联手出版《钱锺书集》，三联书店负责文学部分，社科出版社负责学术部分。国家一流出版社联合为一名学者出文集，这又是开中国大陆出版界先河之举。

报道说，钱锺书一向不愿意在生前出集，所以这次能同意出《钱锺书集》实为难得。但他坚持只能叫《钱锺书集》，而不是“全集”或“文集”。

至于为何会选择这两家出版社，有关方面的解释是钱锺书退休前在中



书名：《石语》

作者：钱钟书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年1月

页数：48页

定价：人民币10.00元

国社科院工作，对院里有感情；而三联则多年与钱锺书关系良好，总编辑董秀玉、《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沈昌文更是钱府的座上客。给这两家出，钱锺书比较放心。

钱锺书终于同意出集，有没有为大半生的学术生涯做一总结之意？

(《明报月刊》1996年第11期)

钱钟书京都座谈记

孔芳卿 文

去年四五月间，钱钟书先生随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报纸杂志纷纷有详细生动的报道。不过，钱先生的吸引力是长久的，现在年余之后，再简略报道不久前钱先生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次小型盛会，大概仍然是很有意义的事吧。

能在海外见到劫后健存的钱钟书先生，是难得的幸事；听到他驰骋古今、贯通中外、机智而又隽永的谈论，更是公认的乐事；不过，要记录座谈的经过，就并非易事了。特别是笔者苦于腹俭，当日又坐得稍远，钱先生谈笑风生，驱英遣法，实在不能一一明了。再加上不通日语，那实时的传译，全无可借助；又没有原稿或者录音可以复核根查，因此，所记如有不尽不实的地方，文责概由笔者自负，与钱先生或者任何其他人士都没有关系。

—

十月底，笔者恰好寄迹在这处处是古寺苍松的日本古都，已经从朋友口中听到钱钟书先生将在十一月十日到访“人文研”的消息，虽然在布告板上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到了事前两日左右，偶然收到一份“御案内”，正式知道了这个佳讯——时间是下午二至五时，地点是左京区北白川东一条的京大“人文研”本馆二阶大会议厅，性质是“恳谈会”，并不是大规模的、公开的演讲。

将近二时，会议厅来了三十人左右，围坐在一组排成“□”形的长桌